

毀滅

滅 毀

1924

The Short Stories Magazine Series

Annihilation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初版

此書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

回(小說月報叢刊)

毀滅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輯者 小說月報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張家口新嘉坡

目次

毀滅……………朱自清（一）

讀毀滅……………俞平伯（八）

文藝雜論……………俞平伯（三四）

的，都是滑澤的，都是鬆軟的！靡靡然！怎奈何這靡靡然？——被推着，被挽着，長只在俯俯仰仰間，何曾做得一分半分兒主？在了夢裏，在了病裏；只差清醒白醒底時候！白雲中有我，天風底飄飄；深淵裏有我，伏流底滔滔；只在青青的，青青的土泥上，不曾印着淺淺的，隱隱約約的，我的足跡！我流離轉徙，我流離轉徙；脚尖兒踏呀，却踏不上自己的國土！在風塵裏老了，在風塵裏衰了，僅存的一個懶懶懨懨的身子，幾堆黑簇簇的影子！幻滅底開場，我儘思儘想：『親親的，雖渺渺的，我的故鄉——我的故鄉！回去！回去！』

雖有茫茫的淡月，籠着靜悄悄的湖面，霧露濛濛的，霧露濛濛的；髣髴髣髴的羣山，正安排着睡了。螢火蟲在霧裏找不着路，只一閃一閃地亂飛。誰却放荷花燈哩？「哈哈哈哈哈」——「嚇嚇嚇」——夾着一縷低低的簫聲，近處的青蛙也便響起來了。是被搖蕩着，是被牽惹着，說已睡在「月姊姊底臂膊」裏了；真的，誰能不飄

飄然而去呢？但月兒其實是寂寂的，螢火蟲也不會和我親近，歡笑更顯然是他們的了。只有簫聲，曾引起幾番的惆悵；但也是全不相干的，簫聲只是簫聲罷了。搖蕩是你的，牽惹是你的，他們各走各的道兒，誰理睬你來橫豎做不成朋友，纏纏絲絲，有些什麼孤另另的，冷清清的，沒味兒，沒味兒！還是掉轉頭，走你自家的路。回去！回去！

雖有雪樣的衣褶，現已翩翩地散了，髻髻清明日子燒賸的白的紙錢灰。那活活像小河般流着的雙眼，含蓄過多少意思，蘊藏過多少話句的，也乾涸了，乾到像烈日下的沙漠。漆黑的髮成了蓬蓬的秋草；吹彈得破的面孔，也只賸一張褐色的蠟型。況花一般的笑是不見一痕兒，珠子一般的歌喉是不透一絲兒！眼前是光光的了，總只有光光的了。撇開吧，還撇開些什麼！回去！回去！

雖有如雲的朋友，互相誇耀着，互相安慰着，高談大笑裏，送了多少的時日；而

飲啖底豪邁，遊蹤底密切，豈不像繁茂的花枝，赤熱的火焰哩！這樣被說在許多口裏，被知在許多心裏的，誰還能相忘呢？但一丟開手，事情便不同了：翻來是雲，覆去是雨，別過臉，掉轉身，認不得當年的你——原只是一時遣着興吧了，誰當真將你放在心頭呢？於是祇賸了些淡淡的名字——莽莽蒼蒼裏，便留下你獨個，四圍都是空氣吧了，四圍都是空氣吧了！還是摸索着回去吧；那里倒許有自己的弟兄姊妹，切切地盼望着你。回去！回去！

雖有巧妙的玄言，像天花的紛墜；在我雙眼前頭，展示渺渺如輕紗的憧憬——引着我飄呀，飄呀，直到三十三天之上。我擁在五色雲裏，灰色的世間在我的脚下——小了，更小了，遠了，幾乎想也不到了。但是下界的罡風總歸呼呼地倒旋着；吹入我絲絲的肌裏，搖搖蕩蕩的我倘是跌下去呵，將像洩着氣的輕氣球，被人踐踏着頑兒，祇餘嗤嗤底聲響！況倒捲的罡風，也將像三尖兩刃刀，劈分我的肌

裏呢？——我將被肢解在五色雲裏；甚至化一陣烟，裊裊地散了。我戰慄着，「念天地之悠悠，……回去回去！」

雖有餓着的肚子，拘攣着的手，亂蓬蓬秋草般長着的頭髮，凹進的雙眼，和軟軟的腳，尤其是虛弱的心，都引着我下去，直向底裏去，教我抽煙，教我喝酒，教我看女人。但我在迷迷戀戀裏，雖然混過了多少的時刻，只不讓步的是我的現在，他不容你不理他！況我也終於不能支持那迷戀人的，祇覺肢體的衰頹，心神的飄忽，便在迷戀底中間，也潛滋暗長着哩！真不成人樣的我，就這般輕輕地速朽了麼？不！趁你未成殘廢的時候，還可用你僅有的力量回去回去！

雖有死髣髴像白衣的小姑娘，提着燈籠在前面等我，又髣髴像黑衣的力士，擎着鐵鎚在後面逼我——在我煩憂着就將降臨的敗家底凶慘，和一年來骨肉間的仇視（互以血眼相看着）底時候；在我爲兩肩上的平生底擔子，壓到不能喘

氣，又眼見我的收穫渺渺如遠處的雲煙底時候；在我對着黑魃魃又白漠漠的將來，不知取怎樣的道路，却儘徘徊於迷誤之糾紛裏底時候；那時候，她和他便隱隱顯現了，像有些什麼，又像沒有——憑這樣的不可捉摸的神氣，真夠教我向往了。去，去，去到她的，他的懷裏吧。——好了，她望我招手了，他也望我點頭了……但是，但是，她和他正都是生客，教我有些放心不下；他們的手飄浮在空氣裏，也太渺茫了，太難把握了，教我怎好和他們相接呢？死之國又是異鄉，知道牠什麼土宜嗎？只有在生之原上，我是熟悉的；我的故鄉在記憶裏的，雖然有些模糊了，但牠的輪廓，我還是透熟的——哎呀！故鄉牠不正張着兩臂迎我麼？瓜果是熟的，有味，地方和朋友也是熟的，有味；小姑娘呀，黑衣的力士呀，我寧願回我的故鄉，我寧願回我的故鄉，回去！回去！

歸來的我掙扎，掙扎，撥煙塵而見自己的國土！什麼影像都泯沒了，什麼光芒

都收斂了；擺脫掉糾纏，還原了一個平平常常的我！從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不再低頭看白水，只謹慎着我雙雙的脚步；我要一步步踏在土泥上，打上深深的腳印！雖然這些印蹤是極微細的，且必將磨滅的，雖然這遲遲的行步，不稱那迢迢無盡的程途，但現在的平常而渺小的我，只看到一個個分明的脚步，便有十分的欣悅——那些遠遠遠遠的，是再不能，也不想理會的了。別耽擱吧，走走！走走！

讀毀滅

俞平伯

我這篇文章既不是嚴正的批評，也不是詳細的介紹，只略述我底讀後感而已。

一

從詩底史而觀，所謂變遷，所謂革命，決不僅是——也不必定是推倒從前的壇坫，打破從前的桎梏；最主要的是建豎新的旂幟，開闢新的疆土，超乎前人而與之代興。這種成功是偶合的，不是預料的；所以和作者底意識的野心無多關係，作者只要有火燄一般熱的創作慾，水晶一般瑩潔的頭腦，海濤一般壯闊的才氣，便足够了；至於態度上正和行雲流水彷彿的。古代寓言上所謂象罔求得赤水底玄珠，正是這個意思了。

自從用當代語言入詩以來，已有五六年的歷史；現在讓我們反省一下，究竟新詩底成功何在呢？自然，僅從數量一方面看，也不算不繁盛，不算不熱鬧了；但在這兒所謂「成功」底含義，決不如是的寬泛。我們所要求，所企望的是現代的作家們能在前人已成之業以外，更跨出一步，即使這些脚印是極纖微而輕淺不足道的；無論如何，決不是僅僅是一步一步踏着他們底脚跟，也決不是僅僅把前面的脚迹踹得凌亂了，冒充自己底成就的，譬如三百篇詩以後有楚辭；楚辭是獨立的創作物，既非依倣三百篇，也非專來和三百篇搶做詩壇上底買賣的。樂府變而爲詞，詞變而爲曲；雖說在文學史上有些淵源，但詞曲都是別啟疆土，以成大國的，並不是改頭換面的五七言詩。

以這個立論點去返觀新詩壇，恐不免多少有些慙恨罷。我們所有的，所習見的無非是些古詩底遺蛻，譯詩底變態；至於當得起「新詩」這個名稱而沒有愧色

的，實在是少啊，實在是太少了啊！像我這種不留餘地的概括籠統的指斥，誠哉有些過火了，我也未始不自知。但這種缺憾，無論如何總是一種不可否認的事實，即使沒有我所說的那麼利害。我還記得去年夏天在美國B城讀到冰心底遺書這一段：『文體方面，我主張白話文言化，中文西文化，這化字大有奧妙，不能道出的，只看作者如何運用罷了。』我和G H兩人幾乎笑得要死。後來又看到國內底評壇，竭力頌揚她這篇著作，更想奉這數語爲金科玉律，尤使我們詫異不止。莫非我們底神經有些變態罷？不然，何以和大衆的眼光如此的不同呢。這件事直到現在，我還是惶惑着。她所謂不能道出的奧妙，究竟是個什麼？慙愧我底拙劣，始終還沒有知道。

又何必說這題外話呢！我實在覺得，這種偷竊模倣底心習，支配了數千年的文人，決不能再讓他們來支配我們底時代。我們固然要大旂，但我們更需要急先

鋒；我們固然要呐喊，但我們更需要血戰；我們固然要斬除荊棘，但我們更需要花草底栽培。這不是空口說白話所能辦的，且也不是東偷一鱗，西偷一爪所能辦的。我覺得在這一意義上，朱自清君底毀滅一詩便有詳評和稱引底價值了。

二

如浮淺地觀察，似乎毀滅一詩也未始不是「中文西文化，白話文言化」的一流作品；但仔細誦誦一下，便能覺得牠所含蓄着，所流露着的，決不僅僅是奧妙的「什麼化」而已，實在是創作的才智底結晶，用聯綿字底繁多，巧妙結句底綿長，復疊，謀篇底分明，整齊，都只是此詩佳處底枝葉；雖也足以引人歎悅，但究竟不是詩中真正價值之所在。若讀者僅能賞鑒那些瑣碎纖巧的技術，而不能體察到作者心靈底幽深綿邈，這真是「買櫝還珠」十分可惜的事。

況且，即以詩底技術而論，毀滅在新詩壇上，亦佔有很高的位置。我們可以說，

這詩底風格、意境、音調是能在中國古代傳統的一切詩詞曲以外，另標一幟的。在中國古代詩歌中，有與毀滅相類似的嗎？恐怕是很少。論牠風格底宛轉纏綿，意境底沈鬱深厚，音調底柔美悽愴，只有屈子底離騷差可彷彿。但細按之，又不相同，約舉數端如下：

(1) 離騷引類譬喻；毀滅係直說的。

(2) 雖同是繁弦促節；但離騷之音哀而激壯，毀滅之音悽而婉曼。（一個說到「從彭咸之所居」，而一個只說「還原了一個平平常常的我」，態度不同，故聲調亦異。）

(3) 離騷片段重疊，毀滅片段分明。

(4) 離騷句法音節尚嫌單調；毀滅則結構至繁複。

至於思想上，態度上，他們當然是不同的，也不用說了。

再以現在詩壇中的長詩，來和毀滅相比較，也能立時發見他們底不同，現時的長詩底作法，以我看來，不外兩種：（1）用平常的口語反復地說着，嘸嗦地說着——風格近於散文。（2）夾着一些文言，生硬地湊着韻——一方面是譯詩，一方面是擬古。舉例呢，可以不必，我想讀者們對於這些作品或者是稔熟的了；即使不稔熟，要找來一證亦非難事。他們底優劣原不好說。以我底偏見，寧可做不成詩，不必勉強做詩。這或和現代那些大詩人底態度有些不同了。（因為我本不是詩人，所以態度底不同是當然。）詳細的批評，在這兒又是題外的話，故只得略說而已。

第一種的長詩底作法，我承認這是正當的；不過因才力底薄弱，結果彷彿做了一篇說理敘事的散文，即使他自己是不肯承認。其實本想做詩後來做了一篇散文也沒有甚麼要緊，但在一般詩人底心中卻以為重大，我們要明白，詩應當說理敘事與否是一事，現在的說理敘事的詩是否足以代表這種體裁又是一件事。